



中国书籍文学馆·小说林

与孔雀说话

王芸一著

作品敏锐捕捉了传统文化
在当下语境、时代变迁中
的断裂与疑难，现代多元
文化被驳杂生活裹挟的流
荡与浮躁，以审视的眼
光，悲悯的情怀，书写了
社会转型期世人的微妙心
态与精神处境。

 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中国书籍文学馆·小说林

与孔雀说话

王芸一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与孔雀说话 / 王芸著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5.3

ISBN 978-7-5068-4814-5

I . ①与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8015 号

与孔雀说话

王 芸 著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王 森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64 千字

印 张 16.75
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4814-5

定 价 32.00 元

序

李敬泽

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，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，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、爱文学的人开放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——“文革”时有一论断叫做“读书无用论”，说的是，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，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，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。但说到读文学书，我也是主张“读书无用”的，读一本小说、一本诗，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，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，那不如不读，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，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、诗给读歪了。怀无用之心，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，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，它所能予人的，不过是此心的宽敞、丰富。

实则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并非一个场所，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、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。按照规划，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，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

品，就好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，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。

现在要说的是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这批实力派作家，这些人我大多熟悉，有的还是多年朋友。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，现在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把他们放在一起，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，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，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。

当代文学，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，大抵集中在两端：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，十几人而已；另一端则是“新锐”青年。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，很舍得言辞和篇幅。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，一批作家不青年了，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，他们写了很多年，还在继续写下去，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，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。

但此中确有高手。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，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：

一、他确实没有才华。

二、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，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。

三、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。

四、他的运气不佳，或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，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、记住他。

也许还能列出几条，仅就这几条而言，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，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。实际上，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、可能性和创造契机，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。

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、值得期待的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，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色——它可能

真的构成一个场所，在这个场所中，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，而且，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，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，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，或许是别有洞天，或许是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……



红袍甲 / 001
铸 剑 / 012
与孔雀说话 / 025
空中俏 / 041
年 祭 / 053
墨间白 / 076
神仙帖 / 092
木沉香 / 108
交出你的手 / 118
护城河边的旋转木马 / 137
大 戏 / 154
半家冢 / 194
龙头龙尾 / 227

红袍甲

烈烈灯光下，油彩在变软，融化，胶膜一样覆在脸上。刘玉声不由在心里感慨，到底是久未登台了啊。戏服像一层壳子，人套在里面却化不进去。他暗暗提醒自己，眯眼，立眉，缩鼻，端出关老爷的威武相来。可眉眼不听使唤，嘴唇像被胶住了。

他仿佛看见自己呆立在台子中央，灯光从上泼下缭乱的暗影，一脸红赤赤的木涩、软塌，何曾有半点关老爷的神韵啊。

完了，这下要砸场了。刘玉声一急，双唇一用力挣开来，他看见自己的声音像一滩亮汪汪的水银从嘴里喷了出去，砸在地上，冰珠一样四溅开来，迅速铺满了台子……

醒过来，刘玉声好半天才稳住嘭嘭乱跳的心。有多久未登台了啊，做这样的乱梦。慢悠悠洗漱完，他照例走上阳台，刮胡刀在下巴两腮浑浑圆圆转了几圈，收拾清爽了，冲小北门方向提一口气，嘴里滚珠一样吐出一串字来。

不知是否梦的缘故，今儿气不济，只念到百来字就泄尽了。想当年，刘玉声可以提一口气念五百来字，那是年深月久练出来的功夫。以前是做功课，现在是锻炼身体，练着练着就对自己马虎了。

再做几下甩手、扭腰，刘玉声和老伴招呼一声，出了门。他每天穿小巷插上内环道，走到小北门附近，那里早点店多，早堂面就

有好几家，还有手工米粉、黄豌豆泡糯米、伏子酒（江汉平原一带方言，即米酒）。刘玉声今天觉得嘴里寡淡，点了一碗酸辣手工粉。

红油油的汤盛在土陶碗里。是家老字号，来吃的人多。刘玉声找个位子坐下来，从衣兜里摸出个布袋，解开，抽出一双银色筷子，一把银色汤勺。布袋收好，再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一方红黑大方格手帕，将筷子和汤勺擦一擦，这才用汤勺荡开表面的红油，挑起宽白的米粉吃起来。

吃了几口，刘玉声注意到对面坐的太婆怀里有个孩子，孩子正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，鼻子下挂一条清鼻涕。流小龙了，刘玉声用手帕擦擦嘴，拿手指指。先生好细心的人啊，太婆笑笑，从桌上扯过一截卫生纸，擦去了孩子的鼻涕。刘玉声无声地笑笑，埋头继续吃。

风从北门外吹来，见了凉意。绿中带黄的梧桐叶旋转着，落在青砖地面上。刘玉声顶风往城门外走，想起了早晨那个梦。

有多久未登台了啊，戏服、台子，包括那油彩、脸谱都认了生呢。他忘了台下有没有观众，只觉得四周很空旷，梦似乎是无声的，他连自己的声音也听不见。梦里，他穿的那件绛红袍，罩了护心甲，手里握着青龙偃月刀，那刀似乎格外沉，脸上的油彩也完整。冰珠铺到脚边的一刻，他慌得一抬脚，绿靴面划一道突兀的弧度，人就仰面倒了下去。还没等身子触地，惊醒了。

似乎这梦是个预兆。中午，羽飞忽然回来了。

从进家门，羽飞的表情就不自然。他单租了屋住，经常半月一月才落家一次，也不知忙些什么。一见那表情，刘玉声就知道儿子有事和他说。他偏偏沉住气，不问。对这个儿子，他没有满意的时候。从小时候学戏开始，儿子记词就比人慢半拍，台步比人欠点稳，架子比人蔫一层，唱起来气息又比别人短一截，没少给他丢脸。

老伴多少次怪他，不是他当初执意叫儿子学戏，进什么少年戏

剧班，好好读几年书也不至于有今天。结果，父子双双成了中国戏剧的牺牲品。牺牲品，老伴说到这里总会加重语气。刘玉声不接话，他无话可说。

儿子学戏的天资不高，自己当时怎么就鬼迷了心窍，非让他学戏不可呢。仿佛人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。自己教得苦不说，儿子也学得苦，好不容易熬出点成色来，又遭逢剧团缩编解散，一众人等各奔了东西。他心里的苦朝谁倒。

那时候，戏剧还风光。只要有演出，大红海报贴出来，演几场场场爆满，买票还得找熟人开后门，那个俏。舞台也亮，“崩登仓”的锣鼓一响，上台那么一亮相，人仿佛处在光芒芯子里，耳边一片山峦起伏般的喝彩声，视线里混沌一片，剧场的楼上楼下满满都是人头。他迷啊，第一次迷，经历了上百次还是迷。

哪个父亲不想将最好的给儿子，谁又能想到金灿灿的苹果有一天会烂到核里去。如今儿子没着没落，东一下西一下地奔着前程，他心里也急，却使不上劲。每月，他拿着折子去银行取那五百来块社保金，坐在玻璃窗后面的丫头冰着脸，爱理不理的，她怕是连一场像模像样的京剧都没看过，更不用说他刘玉声的名字了。

刘玉声知道儿子憋不住，该说的话迟早会吐出来。可真等羽飞吞吞吐吐说出那番话，他内里的一口气还是没沉住，像冲破瓶塞的香槟爆洒开来。

爸，那红袍子戏服借我一段时间吧。羽飞手里拿张报纸，哗啦啦扇个不停。

干吗？刘玉声心里一拧，你要唱关公？

唔。羽飞垂了眼帘不看他，报纸扇动的频率慢了。

在哪里，唱哪出？刘玉声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。

唔……唔……报纸停下来，羽飞眼睛盯着脚尖，我们排了个戏，关于三国的，里面有关羽，需要戏服。

我问你在哪演？刘玉声望着他头顶喇叭花似的发丛。

唔，一家商场二十年店庆……

刘玉声闭一下眼，再闭一下，睁开来，整个人腾地从沙发上冲起。臭小子，我就知道你干不出什么好事来！

老伴早有准备，冲过来拦在他面前。羽飞也站起来，梗着脖子，比他高出半个头来。我怎么没做好事，你怎么知道我没做好事！不借就不借，干嘛骂人。

我就骂你个臭小子。这是能借的吗，你就不该开这个口！你好歹也是上过台的人，关公戏那可是圣人戏。我和你说过吧，过去演这戏，得先斋戒、刮脸、沐浴、焚香、祭拜，为的什么？这关公不是一般人啊，他是圣人，关圣人、关老爷！刘玉声脖子上的青筋暴突出来。烈烈的灯光、空旷的台子、胶合住的嘴唇、四溅的冰珠子……那梦魇般的一幕飞速划过脑际。借戏服？亏这臭小子想得到。

我给你讲过吧，演关公戏的祖师爷王鸿寿每次演完戏，都要在后台歇俩钟头，然后步行回家，他陷在戏里出不来。你小子竟糊涂到要拿关公戏的戏服去演什么街头剧！那是演关公戏的地儿吗，做梦吧你。

我看你才陷在梦里呢，都什么年月了，还关公戏、关公戏的，现在还有人看你的关公戏吗？羽飞梗着脖子，不知望向哪里。我怎么啦，街头剧怎么啦，演一场一千，比你每月那点钱可多出一倍来。

臭小子，你敢挑剔起老子来了。我每月五百怎么啦，那是国家发给我的，想当年，我是古城响当当唱关公戏的头块牌，徐麟老头响，可唱关公戏唱不过我，你老子也是戏台上风光过的……

好了好了，耳朵早磨出茧了。你当年还说，下工夫端稳了戏碗，名气响了，下半辈子不用愁。现在怎么样？不一样拿社保，连自己都养不活。

刘玉声的一根手指在空中抖了两抖，上下嘴唇也抖着，似乎有

话含在里面，却终是一句也没抖出来。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拿手直抹垂下的一缕头发，再不说话。

羽飞摔门走了，留下两老在屋里。一个坐在东头沙发上，一个坐在西头沙发上。刘玉声已经不再用手捋头发，他歪着脖子看瓷砖地上的一处坑疤，似乎要用目光把它修补起来。老伴也不说话，苦着脸，仿佛喉咙里填了一堆黄连。

良久，老伴叹出一口气来。你就不能依儿子一次？他也不容易。戏服是现成的，你还会穿吗，难道要他再去费神做一件？你回来前，他就和我说了，怕你不同意，下了多大的决心，儿子和你开次口不容易。从小到大，只听你对他提要求，要他学戏挨老师批，他怨过你吗？进剧团不能说是你儿子，他怨过你吗？还没唱几天戏，剧团就散了，他怨过你吗？现在他想法子谋生活，怨过你吗？这些年儿子向你叫过苦伸过手吗……哎，我不多说了，你想想吧。

红袍和护心甲悬在柜子里多少年了，刘玉声没去摸过。也不刻意去想，那红袍甲的样子就在他脑子里了，还有他穿上它的样子。那场景有声有色，清晰如昨。

刘玉声打开柜子，拿出那套红袍甲。它们静静地铺展在灯光下，散发出淡淡樟脑丸的气息。手指抚上去，布的柔软，甲的坚硬，绛红和暖褐，浅浅的褶和深深的沟。

每次演关公戏，他总是从前夜就不敢马虎，早早睡下，调匀气息，只盼来日容光焕发、神气饱满。次日起来，洗个热水澡，站在阳台上刮净脸，冲着小北门方向深提一口气，念完五百来字后，再深吸一口气，便觉神清气爽，心里垫足了底。

通常喝一碗苡仁粥，加一碟素炒青菜，再洗了手脸，点上火，刘玉声冲桌上的关公像鞠三个躬，一身布鞋布衣出门，走到人民剧场。更衣室里，全套戏服早齐齐整整挂在那了。刘玉声再洗了手脸，冲墙上龕里的关公像鞠三个躬，凳子上静坐一刻，这才更衣上妆。

妆成，不论离演出还有多久，他不再许人打扰，俨然入定一般。来来去去的人，谁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。非得等到“崩登仓”的锣鼓点子响起来，台上的灯光亮起来，他才仿佛重新活过来，起身握刀整衣，迈大步挑帘登台，压着步，满脚落地，头上的绒球颤也不颤，崩登仓——，眯眼，立眉，缩鼻，斜身，丁字步，定住身子。

好一个威而不猛、稳而不瘟、勇而不火、庄而不僵的关老爷！台下立马爆出一片彩来。

可叹这红袍甲做好没两年，他穿上没演几场关公戏，就收进了柜子里。而今，居然有人想拿这红袍甲，去演街头小品戏。刘玉声知道儿子说的是什么戏，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是，商场门前拿木板搭个巴掌大的台子，放轰得耳朵疼的音乐。上蹿下跳、噱头不断的主持人，加几个不入流的演员整的几档不入流的节目。

一次，刘玉声走在街上听到有人唱《贵妃醉酒》。凑过去仔细一瞧，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穿了件纱衣，露出白花花的大腿和肚皮，在台上抚头晃身的，嘴里吟吟呀呀曲不成曲，调不成调，哪像“红尘一骑妃子笑”的杨贵妃啊，明明是夜总会的女郎换了个装而已。

回来饭桌上一说，羽飞反说他老古董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缩在他的壳里不肯出来。羽飞拿筷头点着桌面。爸，你知道不，剧团的好多人现在都走穴，有的改唱流行歌曲了，有的改演小品了，有的改吹萨克斯了，人家日子过得可是滋润，每月收入过万呢。要是老爸你也走一走穴，没准现在也是“古城一热”呢。古城现在正打关公牌，关公祠重修了，春秋阁重建了，三国公园的塑像都换了新，听说还要在东门建三国实景地，古城地面上就差个能唱能演的活关公了……

活你个头啊，亏你想得出，让你爸去走穴，关老爷那句唱你还记得吧。刘玉声两指一并，脆脆地击三下桌，亮开嗓子。竹可焚不

可毁其节，玉可碎不可改其白，有死而已——。他将“已”字唱得格外悲壮绵长。

音未落，羽飞一拱手。好了好了，关老爷，关圣人——。他也甩起了戏腔。小生得罪，小生佩服——。

收了音，羽飞叹一口长气。您老就继续保持气节吧，我不行啊，老婆还没娶进门，还得继续奋斗啊。您老反正已经奋斗到家了，我这不争气的品种好歹是出了炉，安心歇着吧您。

这才过去几天，他居然提出这么个无理要求，刘玉声想想就气不打一处来，这是让我安心歇着吗。

这一夜，刘玉声在床上烙饼。脑子里左边站着儿子、老伴，右边站着他自个儿，他感觉自己仿佛关公赴那古城会，慷慨激昂舌战双雄。可到底没关公那股豪气垫底，刘玉声并不能慷慨，也不能激昂，老伴那几句话，无锋无芒的，却让他无言以对。

天还没亮，刘玉声起了身，洗漱一番走出门。小北风，有点扎骨。他点了碗清汤早堂面，一夜无眠，似乎舌苔增厚了一层。还是头道汤，浓浓鲜鲜的，喝下去不只润了舌苔，满腹肠胃也暖得通透。可刘玉声还是觉得寒，他两手插在口袋里，在小北风中不由微微佝偻了腰身。

似乎没什么地方可去，他不想就这么回家。街上行人多起来，流流沓沓的，迎面开来一辆24路，刘玉声犹豫一下，跟在了上车的人群后面。几个孩子背着鼓胀的书包挤在最前面，只上去三个，最后那个书包像暴突的牙，在豁开的车口摇晃了半天，车门好不容易将它含了进去。

刘玉声终于挤上第四辆车，上了车在口袋里一掏摸，发现忘了带乘车卡，只有拾元的纸币。往里走，不要挡在门口！司机是个毛头小伙，头顶一蓬被风吹乱的黄稻草，声音像一支矛。小师傅，我没有零钱。刘玉声软着声音。下去买！伴随着司机刺过来的又一支

矛，车一个急刹，刘玉声的头撞到前车窗玻璃上，闷闷的一声响。

这停在路口呢，我怎么下去买。刘玉声尽量压住上蹿的火气。车又开动起来。我说大爷，有点常识好不好，哧——还怎么下去，跳下去呗。司机的声音婉转成三截棍，刘玉声挨了钝钝的几下，有点蒙了，声音提高一格。小师傅，怎么说话呢，你车正开呢，我怎么跳下去？摔了这把老骨头，你负责啊。

哧——脑子有毛病吧你，我让你到下一站去买，报刊亭里有车票卖！哧——一蓬仿佛被乱风拨弄过来拨弄过去的稻草在刘玉声眼前直摇晃，晃得他眼晕。还有司机的语调，简直——不可理喻，刘玉声心里翻江倒海，最终甩出四个字来。

仿佛回应，车门拖着长长一声“哧——”，开了。刘玉声带着无法言说的气恼下了车，本想一走了之，可司机那声“哧”还像钻头搅着耳膜，他奔向报刊亭买了张车票，跟在队伍最后面再次挤上车。前面人的屁股几乎顶在刘玉声的脸上，他侧过头，将手绕过那人的身体，试图将车票塞进票箱。

赶紧站上来，站上来！司机不耐烦地大叫。刘玉声不作回应，他的手还在不屈不挠地摸索着。耳朵聋啦，叫你站上来，关门啦！刘玉声将屁股努力收一收，手终于摸到了投票孔。“哧——”伴随着长长的一声，刘玉声只觉左裤腿一紧，低头一看，裤脚卡在了车门缝里。他慌忙大叫，夹住了，夹住脚了！

车内一阵骚动，前面人的屁股像波浪往后一涌，刘玉声狼狈地将头后仰。“哧——”伴随着长长的一声，车里嘈杂混沌的一切突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，迅疾后撤，消失在了他的视线范围之内。

身体触地的一瞬间，刘玉声本能地闭上了眼睛。仿如置身梦境，喧嚣退远了，直退得干干净净。刘玉声再睁开眼时，发现许多人的脸构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，叠覆在他的头顶上。起初，他听不见任何声音。梦里就是这样，空旷的戏台，他连自己的声音也听不见。

但是，很快，声音出现了，零乱黏稠地搅拌在一起，刘玉声无声地转动眼珠，他试图张开嘴，可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从耳边翻滚的凌乱声音里，他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——躺在一辆已卸载了所有乘客、空荡荡的公交车旁，与前车门呈三十度角，斜躺在地上。

蓬乱的黄稻草出现在眼前，司机从他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大声询问他，打给谁。刘玉声张了张嘴，没有声音。告诉我打给谁，你有家人吗？刘玉声很想说儿子，他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儿子，虽然他们才吵了架，虽然他不知道儿子这时在哪，在做什么，能不能马上赶过来。老伴不行，她胆子小，经不起吓。刘玉声无声地张张嘴，冲着黄稻草一个字一个字说，我——儿——子。

黄稻草这时一点不神气了，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，时而蹲下来看看他，时而走到一边去。刘玉声不知自己躺了多久，警察来了，公交公司的人来了，他很想问问，有没有打电话通知他儿子。他缓缓转动眼珠，在一张张陌生的脸里寻找那张熟悉的脸。

羽飞出现的一刻，刘玉声心一下松散开来，散得不可收拾。他很想说，你来啦。他看见儿子俯近他。爸，你还好吧，你哪里痛，没事的，我们马上去医院，你要坚持住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就没这么近距离看过儿子的脸。这张脸不像他想的那么熟悉，可是亲切。儿子从没这样对他说过话，他无声地张张嘴，很想对儿子说，我没事，你不要急，送我去医院吧。

一些时刻，刘玉声恍惚觉得真是在梦中。他躺在那里，看见儿子跑过来跑过去，他从没看见过儿子这样的表情。有儿子，真好，刘玉声对自己说。他看见躺在病床上的自己露出了微笑。也有时，他仿佛躺在白茫茫的光芯里，穿着他的红袍甲，手握着青龙偃月刀，高处的灯光刺目地罩下来。我这是在哪里，为什么穿着戏服？他问自己。也有时他站在一个台子中央，刀沉沉地握在手上，戏服纸壳一样套在身上，他一张嘴，一滩亮汪汪的水银从嘴里直喷出去，

砸在地上冰珠一样四溅开来。这不是梦里的情景吗，他诧异地问自己……

刘玉声看见了老伴，在一片虚白的底子上，看不太清楚，可他认得她的轮廓，看了四十多年的眉眼轮廓。你醒了。老伴话没说完湿了眼睛，赶紧含住，冲他笑一下，醒了就好。

羽飞呢，刘玉声觉得自己很轻很轻，轻得声音都像飞在半空，抓不住。儿子在病房里守了一个星期。看你今天情况稳定了，我让他回去好好睡一觉，刚走。

哦，难为他，刘玉声想起了儿子俯近他的样子，还有儿子的表情。我还没见他这样担心过你，到底是父子连心。老伴拿湿毛巾轻轻蘸他的嘴唇。刘玉声拿舌头舔一舔，没说话，闭上了眼睛。

傍晚，羽飞来了，提着个保温饭盒，进屋瞟他一眼，就不再看他，饭盒往桌上一搁。医生说今天可以吃点流食，这是在“民间瓦罐”端的汤，妈，你们趁热喝一点。

刘玉声一直看着儿子，可儿子瞟也不瞟他，一屁股坐到门口旁边的沙发上，掏出一张纸在看。臭小子。他在心里骂一句，骂得很轻。

老伴将枕头垫高，用碗盛了汤，一勺一勺喂他吃。你们也喝。刘玉声轻声说，不看儿子。等了一刻，他冲沙发方向努一努嘴，老伴会意，拿碗另盛了汤。羽飞，喝点汤，趁热。儿子闷闷应一声，埋头喝起来。

一碗汤，儿子三下两下就喝完了，拿起纸继续看。刘玉声冲老伴再努努嘴，多喝点。羽飞头也没抬，不喝了，喝不下了。病房里静下来，只有汤勺碰碗的声音，时不时响一下。

公交公司答应承担所有的医疗费，另外赔偿一万元精神损失费。羽飞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，目光还在纸上。刘玉声等了一刻，见儿子没有下文。可以，你做主。声音很轻。

那就这么定了，我让他们打到你的社保卡上。可以，你做主。